

# 治罪

## 創作理念

精神病患犯罪，依法律屬於「心神喪失」的話，不罰，但要判定是否心神喪失卻是個難以定奪的事情。如果一個有心靈創傷的人因為恐懼害怕，產生混亂而殺了人，而死者卻是個造成他創傷也是個多數人認為罪大惡極的人時，兇手是否可因其心智問題而無罪？我想寫一個受害者由於精神創傷而變成犯罪者的故事，只是他是不是真的是我們認為的罪犯呢！

## 夢

青草混雜著泥土的濕潤味道，  
偌大的黑影壓制著使我不能動彈，  
我不斷哭泣及大喊，黑影仍然固定在上方，  
一隻手伸上來摀住嘴巴，另一隻手逐漸往下面移動，  
在我再一次了解到他要做那件事的時候，  
我手握到一個東西，我用力砸向他  
鮮紅慢慢流淌下來，  
原本的黑暗慢慢漸層為漫天紅霞。

我醒了，我在浴缸中清醒過來，  
我不記得自己怎麼進來的，  
可能最近事情過於忙碌，  
忙碌到那不想記起的記憶浮現出來。  
我匆匆起來拿件浴巾把自己圍起來走向房間，  
得吃藥了  
手卻不由自主抖著，  
我伸向放在桌上的罐子，  
使盡意志，  
強迫不聽使喚的手指轉開  
一顆顆白色藥丸掉落在地板。  
我把僅存在手上的塞進嘴裡，  
我知道那只是個惡夢，  
鐵銹的味道卻清晰瀰漫在鼻腔。

## 起始

我是一名檢察官，是刑事追訴的主導者，人民權益以及國家利益的代表。在刑事訴訟中，檢察官和被告者是互相對立的，我得竭盡所能證明被告有罪，簡單來說，被告是犯罪者，而我是正義的一方。

從小，我就非常討厭那些犯罪者，好好的一個人不做，就只會偷拐搶騙，尤其我最討厭的是殺人犯，隨便奪走人的性命，罪大惡極。我的爸爸是個警察，專門追查兇惡的犯人；我仍記憶猶新，仍然記得在家中突然接到那通噩耗，畫面瞬間浮現腦海，彷彿就在現場看見他在追緝通緝要犯，那顆子彈就這樣穿過他的心臟，碰！一聲，如同蘋果跟隨地心引力，他就這樣倒在凌亂的地上。

我看著已經失去心跳的他，如果沒有注意到胸口宛如一朵紅花般綻開，以為只是睡著了而已，然而他再也不會睜開雙眼，就這樣結束了人生。我真的恨透了那個殺人者，恨透了所有的殺人犯。我決心踏向檢察官之路，就是為了起訴所有的殺人者，判他們死刑。

一如往常，一疊疊報告書整齊的放在桌上，總是那麼輕鬆解決、毫無挑戰——直到那則新案件，我拿起剛放在桌上的報告書快速瀏覽——很好，這才是我該解決的事件。

我起身，套上披放在辦公椅的黑色西裝外套，前往案發現場。

灰色的鋼筋混泥土建築，剛完成好最主要的主體架構，沒有窗戶和門的保護，開放的空間讓風可以直接通過，把施工中的沙層捲起，還有一些梁柱露出一網網的鋼筋在外頭，少數的水泥袋放在角落，一條條黃色封鎖線圍起，隔開煩人的喧擾。

在我一踏進去的時候——幾乎是全部，每個人停下他們手邊的工作，緊張兮兮地看著我，我不以為意地經過他們，卻聽到那些窸窣窸窣的言語。

「是他！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那個檢察官阿！人稱『罪犯的墳場』，他審查了很多重大刑案，抓到很多通緝要犯，也起訴了很多罪犯，幾乎被他審查的案件都可以水落石出。」

「很棒啊，為民除害。」

「而且他從來沒有失敗過，總可以找到犯罪的證據，但他很冷血，完全不會同情被告人，把他們都告得死死的。」

「很正常不是嗎？檢察官本來就是要用證據證明被告有罪阿！」

「不，我是說他只是想證明被告有罪而不是站在客觀的角度……」

講的那麼大聲好像我耳朵有問題似的，我撇一撇嘴巴，有點想要停下腳步，叫他們專心工作，而不是在別人背後說閒話，但是沒有必要為了他們慢了進度。這時歐警官拿了一份資料走向我，故意咳了幾聲，大家才繼續做他們應該做的工作。

我注意到他的視線，他可能看到我剛剛不小心露出的情緒，他微笑了一下，說道，「檢察官，被害人的遺體已經轉移到法醫那邊驗屍檢測，而死者遇害的地方，請前往這邊。」他手舉起來指向建築後面的其中一個隔間，請我前去。

「嗯。」

我用平淡語氣回答他，試著保持以往冷靜專業的態度，但他還是看出我心中的不愉快，畢竟我們也相識那麼久了。

「阿！你沒必要在意那麼多。能力越強，責任越大，尤其像是你這個年輕有為的名檢察官就更容易受到質疑。」

我不屑地哼了一聲，跟著他前往已經整理好的被害人遇害的空間。

還沒踏入就清晰看見一攤暗紅，以白線畫著被害人死亡的形狀，牆壁沿著尚未包覆的鋼筋緩緩留下紅痕，滴滴血跡散落在地板。有一塊混著泥土和草屑，看起來像是激烈掙扎過的痕跡，被害者在生前有強烈反抗，但還是被慘忍的殺害。

歐警官拿著死者的死亡照片給我

「被害人遇害的時間推估是昨晚十一點左右，死亡原因為失血過多，凶器為刀子，因為是還在施工的建築，身體有少許部分是被鋼筋劃傷，頭部也有重擊的傷口，但最主要的失血部分是胸口被刺了好幾刀。」

我看了一張張由不同的角度拍攝的照片，死者遺體手臂有被劃傷的痕跡，頭部的血分流於臉上，胸口有一道道被刀刺入而湧出的血，乾淨潔亮的白色襯衫染成暗紅。

「死者的衣物沾染泥土和有些微破損，以及地板有打鬥掙扎的痕跡和牆壁上的血痕，不排除可能在打鬥過程中，兇手攻擊被害人頭部後，拿刀刺向被害人。目前檢驗報告尚未出來，可能要再等一陣子。」

「我直接過去拿檢測報告。」我感到嘴角微微上揚，我絕對要抓出這個凶狠的殺人兇手。

「你每次都這樣直接去，會讓他們很緊張的。」歐警官無奈地嘆了一口氣，轉頭拿起手機通知檢測人員。我不理會他的抱怨，踏出這死氣沉沉的地方。

在車上我看著報告書，他到底做了什麼事？惹得別人殺了他，還刺了很多刀洩恨，從白線的形狀和照片中可以看出來他身材算壯碩且高挑，不可能被綁到這奇怪的地方，比較像是和被某人引誘過去殺害。

「昨天附近新展覽館有舉辦開幕式，所以有可能是因為活動才到這附近。你看，就是那座展覽館，非常宏偉富麗。」我抬頭看歐警官指向的建築，嗯，外觀的確很美。

「如果其被害者有出現在現場的話，或許可以用攝影機找到兇手，但聽說建築師是個年輕漂亮的女孩，最近又得到建築大獎，因此人潮特別多，可能要好好找了。」

「那就去和他們要帶子。」工地附近沒有其他攝影機，只能從展覽館查看了。

我看著鋼鐵與玻璃契合成的美麗建築，最近被大肆報導的很嚴重，看了我都煩。算了，現在最重要的是尋找兇手和證據。

## 看診

頭腦有著撕裂般的疼痛，  
胸口宛如被握緊般的悶住，  
我大口的想要吸取肺部所需要的空氣，  
卻彷彿在真空的外太空中，無法呼吸。  
畫面總是像幻燈片一樣，  
轉換一張張我不願記起的影像，  
而最後的結局總是在我快窒息的時候被黑影籠罩——  
昨晚在最後被紅酒般的色澤所淹沒。

在這以白色大理石圍起的空間，  
溫暖的陽光透過大片落地窗點亮黑暗，  
牆壁透出寒冷抵銷太陽過多的熱氣，  
開起一點點讓風流動的空隙，  
微微帶起鋪在地板的檜木香氣，  
我喜歡光著腳走在乾淨的木板上，  
感受空氣的涼爽結合木頭的溫和。

輕輕靠在柔軟的沙發上，  
柔和的鋼琴旋律悠然於四周，  
她在一旁默默地聽著我的敘述，  
並適時地提出問題，  
想要更加理解藏聚於我心中的惡夢。  
沒有親身經歷過，  
她是永遠不會了解的，  
只是她擁有的學識與智慧，  
仍然可以減緩我的痛苦，  
尤其是那一罐罐如毒品般的。

一周一次的會面結束，  
我微笑向醫生揮手說再見，  
慢慢踏出房門。  
我一直很喜歡這個房間，  
畢竟是我設計出最讓我感到舒服的空間。

一坐上駕駛座便感覺到手機在包包的震動，  
抒發完心事又要振作起來繼續未完成的工作，  
應該和他們抱怨一下，  
算了，  
至少工作會讓我比較像正常人一點。

## 偵查

被害人頭部有石磚敲擊以及手臂幾條被鋼筋割劃的傷口，胸口一大片血肉模糊是他致死的原因——被刺了十七刀。身體裡沒有其他酒精或者是藥物反應，所以犯人趁著被害人不注意而敲昏頭，並殺害他再丟棄到工地，但被害者的手臂、膝蓋和腿部部分有泥土混雜草屑的壓痕，明顯是跪倒在那工地上痕跡，像是他們在工地發生爭執，被害者被犯人殺害，也可能是被害人被引誘到工地去——正當我在思考時，歐警官拿著死者資料擋在我眼前揮了揮。

「真驚人，要不是有看到這資料，早就忘記這件事……，突然不覺得死者可憐。你看了就知道我再說什麼。」他驚訝的呼了一口氣。

我伸手取下眼前的資料，翻開第一頁，哼，被害人很有名，是在十年前，那轟動全台的連續殺人案件。我有讀過這案件的起訴書和審判書，他是個殺人犯，因為有重度精神障礙，而逃過了死刑的命運。我對他的死一點也不感到意外，當初是我起訴他的話，他就不會有這段苟延殘喘的日子。反正他最終還是獲得他應有的下場，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出變成和他一樣的殺人犯。

他從小就是個孤兒，曾經被領養，但養父母卻沒有好好照顧他，反而當作出氣包，動不動就揮拳打他，也經常對他性虐待。養父母糟糕的行為被發現後，他又被送回原本的孤兒院，只是精神已經嚴重受打擊，一定要住進重度精神病院。長大後，他開始會對人毛手毛腳，卻又不記得自己的所作所為，他的精神狀況越發嚴重，性格不斷的切換，他觀察人，跟蹤人，並在殘忍的侵犯後殺害，直到第五個被拯救出來，才阻止了他的惡行。

當初造成極大的爭議性，不只是因為他強姦殺害了四個人，而是對他的判決。刑法規定，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，不罰。雖然大多民眾認為他殘忍殺害多人應該判決死刑，但他的精神狀況的確嚴重分裂，法官並沒有判決他死刑，而是判定強制治療，強制送入特別的醫院，以接受治療和監管。這判決造成多數民眾的憤恨，作為主要判決中的審判長甚至被冠為恐龍法官的稱號。然而過了一段時間，大家也逐漸忘記這件事了。

照片中的長相斯文斯文，看起來絕對不是什麼可怕的殺人犯，他的資料不多，只有那些悲慘的童年加上他血腥的犯罪，沒有其他的親人更沒有熟識的友人，他大半的時間都在監獄和精神病院度過，而在一個月前，因為表現良好和治療精神狀況還不錯，終於可以踏出監禁他的那些地方。

最後他還是注定只能踏向死亡。

後面記錄著十年前所發生的案件和判決，以及使他躲過死刑的免死金牌——他精神狀況的證明。如果說他沒有特別熟識或是可能有紛爭的人，精神病院的醫生護士們、獄卒，不太可能，那對他有太多仇恨的只剩下十年前那些被害人的家屬了。我翻開一頁又一頁十年前的被害者資料，不太可能，距離都太遠了，應該不會知道他突然可以出來的時間而特地過來。

我看到了那張照片，一個小女孩，長相可愛甜美，還沒有脫離童稚的臉孔，帶著溫暖人心的一笑。她，是最後一個被害人，也是唯一倖存的人。她在遇害的時候正值高中的青春年華，在成熟與不成熟之間徘徊，是即將破繭而出的關鍵時刻，卻在某一天遭受這種惡夢，儘管她是唯一活著的人。

「是她耶。對吧？」我肩膀震了一下，都忘記歐警官還在這裡了。

「什麼？」我轉頭面向他。

「就是最近一直出現在新聞的那個美女設計師啊！我之前看資料都沒注意到是同一個人。」

「什麼？」我用疑惑的眼神瞪著他。

「就是她設計那個剛開幕的展覽館，我們稍早有經過的那個展覽館，就在工地附近而已，可能嗎？不是吧！」

我沒理會他那過於誇張的表情，逕自走了出去，我需要更多資訊。

我手上翻著檢驗表，靠在牆壁等著歐警官拿其他資料過來，大廳的電視播映重複的新聞，那鋼鐵結合玻璃的浩大建築，以及那位得到建築大獎的年輕設計師，她——沒變的眼睛，沒變的笑容，十年的歲月只讓她脫離了稚嫩，成長得更為聰穎氣質。我看著昨天出席開幕會前的訪問，她的一舉一動吸引了所有的焦點，繞著展覽館介紹建築設計過程、創作理念以及回應記者群的問題，她始終輕鬆坦然的應答，偶爾用著幽默的語氣化解艱澀的的尷尬，尤其是眼睛彎成新月的弧度，唇齒微微開起的笑容，非常的美麗動人……。

正常，她行為舉止都非常的正常，沒有那種像之前遇到的犯人的感覺，沒有猶豫不安的神情，或是隱含的憤怒暴戾之氣，也沒有精神渙散的神經氣息。我看著她在訪談中，笑著和他人訴說引以為傲的專業，若不是十年前所發生的事，以及場地的距離之近，我想可能永遠也找不到兇手了，雖然一個人在法院上應該先被假定為無罪。

有無罪推定原則，但是經過新聞的報導，儘管判決還沒出來，就算被告早就被大家認為是有罪的。大家總是這樣忽略法律，忽略明明是大家一起規定出來的法則，雖然可能後來被判決無罪，但大家依然只記得那些報導的片面之詞——他就是有罪。

「這一定會是個大新聞。」歐警官感慨的說。

他拿著新的檢驗報告給我。

「犯人所用的凶器除了明顯沾滿被害人的血液之外，經過魯米諾反應後發現了兩個人的指紋，一個是被害人的，另一個就……還不確定是誰。」

「你們動作怎麼這麼慢。」我突然感到不耐煩，持續翻著鑑驗報告。

「是你太著急了。」我瞪了他一眼，他心虛的咳了一聲「嗯，還有被害人身上有附著幾根細長髮絲，所以她的嫌疑非常大。」

「我給你們搜索票及拘票，並且先限制她出境，避免她逃跑。」只要確定刀上的指紋是她的，就能證明犯人是她，非常簡單輕鬆的案件，而且動機明顯，但我需要更多證據證明她有罪。

## 轉變

我習慣沉溺於工作，在繁雜的數學算式裡，尋獲各種角度、作用力的大小，以及不同材料的限制，繪畫堅固和諧的結構，規劃腦中浮現的設計。這種忙碌的疲憊最耗費腦中的精神，也因此才能忘記長年困於心中的恐懼。

本來想說得了夢寐以求的獎項，可以讓自己放鬆一陣子，卻又剛好自己設計的展覽館在這時候完成，不只要參加開幕式，接連而來的訪問使我苦不堪言。我對人們還是會保持一點戒心，應該說仍然會害怕不熟識的人，基本上個人單獨訪談都會被我推掉，我只能接受在開放的公眾空間介紹建築設計的理念，但似乎這麻煩的要求也抵不過大獎的魅力。

我應該好好休息，我累到昨天睡了一整天，沒有工作進度，也沒有完成排好的行程，我甚至沒有前天晚上從開幕會回到家中的記憶。今天看完醫生，我就馬上回到家裡的工作室，只是以往可以完全專注在工作上的我，現在頭腦卻撕裂般的劇痛。我伸手打開抽屜，拿出放在那裏的白色藥罐，打開吃下，頭腦仍微微疼痛，胸口像衣物過於緊實的悶住，似乎有點喘不過氣，我趴在鋪滿一張張設計圖的木桌上，大口大口地慢慢吸氣吐氣。房間散溢著薰衣草芬芳，輕柔的樂曲繚繞於四方，我打算眯起眼睛享受寧靜。可惜事與願違，手機一震一震的響起，我故意不去理會，也只消失一天而已，我等著手機停止吵鬧，打算眯一下之後再打去，手機卻又傳來擾人的震動，沒辦法，太多通沒有接了，他們也會緊張。我伸出手滑開按鍵，輕呼一聲問候。

「妳終於接了。」助理著急的言語瞬間冒出，「妳到底消失去哪了，從前天晚上開幕會還沒結束就消失，還消失一整天，又不接電話，我們差點要報警了。」

「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我昨天不小心睡了一整天。」

「還是妳要再休息個幾天，把訪談都延後好了，剩下的應該就是妳桌上那些。」

「嗯！那就先把訪談延後，我現在的精神狀態沒有很好，而那些工作進度我等等就會完成，好了我再打電話給你。喔對了，我是什麼時間點離開的，開幕會？」

「差不多九點多吧！妳要離開應該先通知我們，害我們……」

我用手從額頭沿著頭髮順勢梳理凌亂的頭髮，耳朵早已沒有接收吵雜的抱怨，我乾笑了一聲，掛起電話，準備完成剩下的工作，心思卻依然困惑，還是記不起來那晚怎麼回到家中。

我畫完設計圖，塞進牛皮紙袋，站起身子活動筋骨，突然手機傳來震動聲響，這麼準時，才剛畫好準備通知而已。我悠悠滑開手機，尚未開口就被急促的聲音嚇到，

「我打了好幾通，你怎麼都沒接。」妳怎麼那麼慢接！

「喔？可能我剛剛太專心畫圖了。」

「我正開車過去妳那，妳快點打開電視看看。」他急迫的語氣似乎帶著些微恐懼。

「電視？」有什麼特別的事嗎？最近新聞不都只報導展覽館的事情？我不太喜歡看到自己一直出現在新聞，所以最近我都不想打開電視，正當我拿起遙控器要打開電視時，突然門鈴響起，

「你這麼快就到了？」我疑惑，走下樓，準備開門，外面好像有人群吵雜的聲音。

「不是我，你等我到再出去！」

來不及了，我已經拉開最後一道防線。我深深感到後悔，心中也充滿疑惑，我以為只是助理擋不住來抱怨我亂改行程的訪問團體，但沒想到多了那麼多訪問媒體，他們甚至還帶警察過來，生氣到帶警察？但又似乎不是，我可以清楚看見警察擋住那些拿著攝影機和



麥克風的記者，不讓他們靠近我一步。

站在我面前身穿深藍色制服的警察看見我出來，便舉起手上的單子，帶著正經且命令的口氣說：「妳有殺人的嫌疑，我們將逮捕拘禁妳，妳有權保持緘默，無須違背自己的意思而陳述。也能選任辯護人代替陳述，或者請求調查有利的證據。現在妳得跟我們走了。」

## 訊問

她，父親是有名的建築師，母親是貌美的室內設計師，她結合父親的建築知識專長和母親的外貌與設計美感。由於十年前發生的事，造成她心理極大的傷害，因此銷聲匿跡了一段時間，但是老天爺不許她過人的天分消失，她回來了，成為比家人更有名的建築設計師。她的確有如人們所說的人生勝利組，過人的才華以及一舉一動都吸引人的氣質，大家總是這樣只看著華麗的外表，早已遺忘十年前曾經發生的事情，不知道在傲人的成績下，心中所隱藏的痛苦。

她消失的時間幾乎都在醫院度過，資料後面洋洋灑灑的證明，不用多說也知道那件事是一場噩夢，但她似乎恢復得很好，不管是和別人相處，還是事業上，一堆評論報導都極力稱讚她，她是一個完美的人，一個正常人。但或許這完美的外表卻隱藏著復仇之心。

那天，開幕式進行到一半，她就消失在了現場，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，也聯絡不到她，而當天半夜，就是受害者死亡的時間。我看著錄影畫面，尋找一絲可疑，人潮眾多，只能看到密密麻麻擠在一起的人龍，我播放另一個錄影鏡頭，是大廳，也是開幕儀式進行的地方，我仔細盯著注目焦點的她，她依舊保持優雅的微笑，直到她走下台——她非常不自然的離開舞台，有點奇怪，我重複撥放了一次，看著她保持微笑——突然神情帶著恐懼，像是看見什麼可怕的事物。我看著她搗著頭在人群之間快步離開展覽館，時不時地轉頭查看，活像是有人正在追趕她，我並沒有看見有人跟在她後面，人太多了，找不到我以為的那個人。手機突然的響起，我拿到耳邊，想要接收到該得到的資訊，

「我們已經到達並拘提嫌疑人，正如預想的，媒體早就知道了。」歐警官嘆了一口氣。

「沒關係，只要我們冷靜不被影響就好。」

「大眾的輿論可是非常的……惱人。」

她從一大群媒體中勉強走出來，周圍由警員們保護著，本來應該保護當事人身分不讓大家都知道，但已經來不及了，她原本知性泰然的神情消失殆盡，只剩下茫然和驚慌失措。她不像是其他我審問過的人，她看起來充滿著無知以及發生什麼事的表情，是假裝的？但是卻非常真實。

她靜靜地坐在詢問室，皺起眉頭，直直地看著桌子，我走到桌子對面坐下的時候，她肩膀晃動一大下，她嚇到了，抬起頭，茫然無助地看著我，她微微張開口想要說什麼似的卻遲遲不語。

「你應該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裡了吧？」我打破了我們之間的寧靜。

我看見她嘴唇微微輕顫，卻沒有任何一絲聲響。

「有一個人死了，被人殺害在新展覽館附近的工地，妳知道他是誰嗎？」我把死者照片推向她的方向。

她看向我推給她的照片，表情從疑惑逐漸轉成驚慌，不，甚至變成恐懼，身體不正常的發抖，她害怕極了，她害怕看到他。是因為殺了他而害怕還是十年前的陰影浮現？

「有人說妳那晚突然消失在開幕的活動現場，消失了幾乎快一天，所以妳去哪了？」我持續提問。

她仍然抖著身子，雙手環抱著，低頭不發一語。正當我打算下一個提問時，她發出極為細小的聲音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妳消失的時間剛好是死者死亡的時間，妳有極大的嫌疑，妳真的不知道妳去哪裡了嗎？」我提高了點語氣。

她似乎又被我嚇到了。她努力地搖著頭，眼眶似乎微微泛著淚，眼淚攻勢？我不吃這招的。

「妳知道我們在現場找到一些證據……」我往她靠近了一點，「妳知道承認犯罪是法定減刑事由之一？」

「不！我並沒有殺……他。」眼淚如雨般地滴下，她一開始驚呼著，卻突然懷疑不堅定的停頓。

「妳有足夠的動機殺害他，因為他在十年前……」

我話說到一半，她手抱著頭，突然變得歇斯底里。

「不。」她大叫著。

「我真的忘記了！我不記得那天發生了什麼。」

我以為她的病情早已治療好了，不然為何她在鏡頭下面對大眾都可以保持的如此冷靜正常，還能殺害一個人。我看著她歇斯底里的發狂，直到有醫護人員在她手臂上注入鎮定劑，她才逐漸冷靜下來。

「快送她前往醫院，還有把媒體全部隔開。」我有點惱怒的命令警員們。

我以為她可以冷血殺害曾經傷害她的人，但她只是看到照片就如此驚嚇而情緒失控，不太可能是計畫好要殺掉被害人。不知為何，我對她感到一絲絲憐憫。

## 起訴

彷彿獨自一個人站在燈光閃爍的台上，眾人的紛擾在台下逐漸膨脹，我卻無法聽見，頭腦突然如撕裂般疼痛，胸口更窒息般悶住，我扶著頭和搗著胸口想要穩住呼吸來保持冷靜，我看到他了，看他帶著小丑誇張的戲謔性微笑一步一步靠近過來——  
踏、踏、踏、踏、踏，我甚至害怕的大叫一聲，沒有人聽見，  
踏、踏、踏、踏、踏，他越來越近了，卻沒有人發現，  
踏、踏、踏、踏、踏，我想要逃離，我的腳像凍住似的無法移動，  
踏、踏、踏，  
踏、踏，  
他伸出手，如同湧浪般的黑暗席捲而來。

我睜開眼睛，眼前不是無止盡的黑，而是刺眼的亮白，我躺在我早已熟識的病房，唉！我終究還是回到這牢房。我聽見有人驚呼，

「她醒了。」是我的助理，他把頭轉回來問我「妳還好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我看見他手上拿著牛皮紙袋，遲遲不交給我，他看起來像是要說些什麼，卻沒有進一步開口。他就算沒在現場看到，電視也絕對會一直重複，重複到不可能不知道昨天發生什麼事情。

「給我吧！」我伸手去拿。

「我相信妳是無辜的。」他那種傷心的表情真不符合他的個性。我露出了一個微笑要他不要擔心。

我打開紙袋，拿出放在裡面的起訴書，我看了看自己的罪狀，昨天我還認為他們絕對是搞錯了人，但現在我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無辜的了。

## 任意偵查

偵查早已結束，也已經起訴她了，出於好奇心，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看看。這裡是被害人居住的地方，之前偵查完的警員們沒發現什麼特別的事情。是個簡單的獨棟小公寓，不是我想像中的一個人住的凌亂，而是整齊齊齊、有條有理的佈置，每個家具、裝飾及用具都像是經過整密計算的排列，像是一個全新的家，沒有人生活過的痕跡，除了經過兩個禮拜薄薄沉積的灰塵和警員們偵查過後的痕跡。我記得在他的資料中有寫到過，他愛乾淨，以及有點病態的強迫症，所有東西一定要排列整齊。難怪並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，如此整齊乾淨，而我們就像是一點汙漬染上潔白的衣服般格格不入。

我走進他的臥房，除了書桌上被動過的書本紙張，衣物井然有序的折起安靜的躺在衣櫃裡，書本依照尺寸大小靜靜的排在櫃子中，沒什麼奇怪的地方。牆上的日曆停留在他死亡的那天，桌上的時間依然持續的走著，看來是沒什麼了。我邁開步伐，往房門外走去，他的照片放在靠近門口的小書櫃上頭，他微笑著，我在報告書中早已經看過他的樣子，如果真的不知道他的所作所為，沒有人會懷疑他曾經做過可怕的事情。我往下看，書櫃中充滿書和雜誌，而且幾乎是關於建築、設計，資料中並無談到他有這方面的興趣，難道他在醫院中突然對這類的感到興趣嗎？我悄悄的拿起一本，慢慢翻開，只是一本關於建築室內設計的書，沒什麼特別的，直到我看到了她。

那雙深棕色帶著微微憂鬱的眼睛，以及烏黑柔順的長髮高高髻於頭上，嘴角微微上揚，是她，不，是她的媽媽，和她長得很像，這是一篇介紹她媽媽的設計。我翻開一本又一本，有她爸爸和媽媽的報導或是作品，而大部分關於她的事情，都被用可能是美工刀切割出一塊塊空格，有關她的都被切割掉了。每一本書都是全新的，看起來並沒有怎麼翻過，卻都有被切割出的整齊空洞，可能是文章內容或是一整張圖片，可能都是有關她的事情和圖片。在一本本書之中，只有一本有著手工製作的皮紙封面，而且小心翼翼的用一條紅色緞帶纏繞，我急忙地拆開它，卻不禁使頁面一張一張的散落下來，全部都是她，  
微笑的她，  
專心畫圖的她，  
認真勘查的她……，  
切下來的所有文章和圖片，  
一頁一頁的飄亂在那原本乾淨的地板上。

## 審判

律師告訴我，法官開始審理案件之前，會有一個準備程序，在準備程序中必須將整個審判程序的調查證據理清，所以若當事人有任何證據要求調查、要傳喚證人作證，或者是做鑑定、或請求向其他機關調取書證等相關資料，都要在準備程序中提出。他們找到了很多證據，證明我殺了人，並且有足夠的仇恨，他們說只要承認犯罪的話，就可以減輕量刑，我不記得我到底做了什麼，我看見他們所準備的證據，也開始認為我真的殺了人，殘忍的殺害他……儘管我沒有感到一絲絲後悔。我知道我的律師會想盡辦法讓我脫罪或是——至少，減輕刑責，或許我可以和他一樣，用自己精神狀況來證明自己是不小心害下錯誤……和他一樣。

我始終不想去看他，他們卻在旁邊的螢幕中放著照片，他的眼睛直直地看著我，真是噁心，裝成正常人的模樣微笑著，在我眼裡是像惡魔般的奸邪，我的恐懼逐漸瀰漫開來。

「你說你有看到被告慌慌張張的逃跑對吧？」檢察官向坐在證人席上的人發問，和上次訊問我的檢察官是不同人。

「對，那天晚上，我走在路上，聽到奇怪的聲音，之後就突然被不知道從哪裡出現的她撞倒，而且一整個背後充滿著泥濘，非常狼狽。」證人有點緊張的回答。

「所以那天晚上，她殺了人，因此害怕的逃跑還不小心撞上了你，對吧？」

「不，我只是被撞到而已，我不清楚她有沒有……」

「異議，要求證人臆測，請審判長制止此顯然不當之詰問。」我的律師立刻打斷他們。

他們持續爭執的辯論，疼痛開始蔓延於頭腦，我不知道為什麼覺得他一直盯著我，螢幕中的他，照片中的他，資料中的他，早已死亡的他。我用手撐住發疼的頭，髮絲隨著引力垂落，擋住那可怕的視線，我聽到他們提到十年前的事情，我的手腳早已經不聽使喚的抖動。我想離開這裡，好像有人正往這裡靠近，我越來越慌張害怕，害怕他又找到我，我要離開這裡，我真的得離開這裡……

我就是太相信人，才會捲進早就逃不出的惡夢。

當時，我就和其他學生一樣，穿著制服，揹著書包，走去公車站搭車，那天，我的確比平常晚離開學校，路上已經沒有大批學生一群群浩浩蕩蕩地去等公車，只有我一個人走在這無不熟悉、走了千萬遍的路上。我沒記錯的話，那時他說他需要幫忙，我不疑有他的跟了過去，因為他看起來正經靦腆的，不像壞人，而且有點著急的尋求幫助。我跟了過去，莫名的突然昏倒，醒來的時候，一片黑暗，唯一可以看見的是他邪惡猙獰的神情，我害怕不已的大叫求救，努力掙扎，他用身體壓制想要逃脫的我，一隻手摀住我哭喊的嘴巴，眼淚不停的湧出模糊了視線，我不知道後來怎麼了，只記得有人救了我，抓到他，然後我就在醫院了。

至少有七年，我都在醫院度過，我害怕黑暗，害怕獨自一個人，害怕別人碰我，害怕任何一個我不認識的人，害怕看電視，怕看到那個害我變成這樣的人。我甚麼都不能做，什麼都會害怕，也不能逃離困住我的空間，我一激動，就會試圖攻擊別人，或是攻擊自己，我很想死，嘗試了各種方法，卻又被救活。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畫著建築設計圖，一張又一張，直到我心理狀態穩定。

我埋首於建築工作，畫出那些原本只在腦海中的設計，我喜歡看著原本只是在紙上的圖像轉為一個坐落在土地的真實，不只建築的外表，我包辦所有的室內設計，我享受這種生活，享受腦海中的設計轉為現實。我獨自設立了一間小工作室，有兩三個信任的員工，一點一滴落實我的理想，我甚至得了所有建築師夢寐以求的大獎，快樂到讓我以為那個噩夢會從此遠去。

我原本想要婉拒任何的訪問，也想好藉口拒絕參加開幕會，卻直接被助理罵：

「妳去接受訪問才能讓我們這個小小工作室有錢賺啊！不是一直嫌空間有點太小了嗎？而且那些有頭有臉的大人物都會參加開幕會，妳不去不行的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我害怕我會發病。

「不要可是了，妳只要把平常妳設計一個建築那套想法講出來就行了，只要是有關建築設計方面的，妳就會突然轉換開關，滔滔不絕地一直講。」他推了推我，把我推到沙發要我坐下，「別擔心，我們都會在附近的。」

我嘆一口氣，最後還是勉強接受。

不知道我是怎麼度過漫長的一天，可能就像助理說的，我會轉換開關，可以興奮講述建築設計。除了開幕會，還有接連幾天的訪談，更不要說還有許多訂單需要我處理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沒關係，只要撐一下，今天的行程就結束了。

儘管周圍有其他人，站在台上我還是很緊張，可以感覺到眾多的視線直射過來，我有點害怕，深吸一口氣，保持冷靜，繼續微笑。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感覺到奇怪的氛圍，身體卻感到一絲冷颼，渾身不自覺顫抖，可能有點累了，我往台下看去，想用眼神提醒我的助理，我巡視了一圈沒有看見，卻在要收回視線的前一刻，看到了他，和十年前一樣，露出邪惡猙獰的笑容，眼神像是盯著獵物般的直直進入我的雙眼。

我喘不過氣來，恐懼漸漸蔓延全身，我腦袋一片空白，只想著要逃離這地方，我慌慌張張的離開展覽館，時不時地轉頭查看他有沒有跟來，我持續跑著。

直到黑暗席捲而來。睜開眼，他用手臂和身體壓制住我，我發瘋似的掙扎，他就越用力的扣住我的身體。他的臉越來越靠近我，我突然感覺到脖子有冰冷的尖銳物抵住，他故意輕輕的在我耳邊說話，說完便拿著刀子在我臉上比畫，他放鬆了我手臂的壓制，我毫不猶豫的就握住離我最近的物體，立刻往他頭上砸去。

我在他捧著受傷的頭時瞬間起身，四周一片黑暗，我還沒找到出口，就發現他已經站起來要攻擊我，我順勢推了他，把他推到牆壁上，我看見閃著銀白色光芒的刀掉在地上，我快速拿起，對著他，手不聽控制的抖著，要他不許在靠近，他開始大笑，帶著古怪可怕的神情朝我靠近——踏、踏、踏，我大叫不要過來——踏、踏、踏，在他要撲過來的那一刻，我把刀狠狠的刺進他的心臟。我害怕他又會醒來，所以我一刀刺下去又拔起又刺進去一拔起的重複著。

## 終焉

木頭堆砌而成的空間，散發陣陣清香，陽光從天井折射下來，打亮整個視野，在這個用鋼鐵與玻璃為主題的展覽館中，顯得突兀卻又融合於整個建築。她說這是讓大家在參觀完展覽，走累了，一個可以休憩放鬆的地方。展覽館全部不同的空間中，我最喜歡這個地方，自然且溫暖，我坐在其中一個椅子上，解放緊繃的神經與疲憊的身軀，享受片刻的寧靜。

「她真的很有才華。」歐警官突然冒出一句。看我沒有回答便自顧自地說：「真可惜！她好不容易恢復的人生，又被同一個人給毀了。」

「但她還是殺了人。」

「她的確殺了人，但她殺的是害她性命垂危的人。雖然她的確在後面多刺了很多刀。」他停頓了一下，繼續說：「她患有創傷後壓力症，一定會有過激的反應。只是我沒有想到後來你竟然拿了一個新證據，可以證明她不是有意謀殺人。」

「她應該還是會被關個幾年，在醫院或治療所度過，而且一定會影響到，她的人生。」我不知道判決會如何。

「你也沒有別人說的那麼冷血嘛！你還懂得關心別人。」歐警官笑著拍著我的肩膀。我瞪了他一眼，起身轉頭準備離開。

我不知道這案件之後會怎麼發展，但時間過去，大家總是會遺忘。